

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典藏

雪夜如期

XUEYERUQI

艾平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雪夜如期

雪夜如期

艾平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夜如期 / 艾平著.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521-0447-9

I. ①雪… II. ①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1616 号

雪夜如期
艾平 著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37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0447-9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是艾平短篇散文精选集。包括文化行走、草原剪影、写意女性、点滴心绪四个部分。这是一本多重立意的散文集，既有对这片故土草原的深情观照，又有同世界沟通时的文化反省，还有从平凡生活中汲取的智慧和能量。她会带领您重返或探寻您曾有或无的生命落脚点，发现自己的未及。她所讲述的故事，隽永而美丽，有芍药花般妩媚的女性，亦有白马般孤独的男人，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尽在文章之外。文笔自然亲切，饱含深情，性灵跳跃；时而又充满幽默、揶揄调侃。艾平散文曾多得好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评价——艾平写得少而精，创作的真诚使她赢得了读者。著名作家乔叶称赞艾平散文——结实、干净、新鲜、宽广、深情。不负呼伦贝尔！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文化行走

从法兰西的阿Q说起	002
寻找特列恰科夫	012
歌舞中的史诗	020
细节日本	024
浮光掠影话赤塔	032
北海之珠	037
凤凰山庄的夜	041
批判的时代	043
文明的伤心之处	053
变成一条小小的沙丁鱼	058
官员人等到此下马	065
在五星级酒店流浪	070

第二辑 草原剪影

锯羊角的额吉	076
长 调	082
会说汉话的森德玛	087
舞 魂	092

骝骑马的恩和森	097
玛拉沁的儿马子	101

第三辑 写意女性

女性——从鲜花到海洋	110
女人与服饰	114
最美女子中年时	120
一星如月看多时	124
女 友	130
歌姐的女儿叫艾平	135

第四辑 点滴心绪

浪漫青山	148
雪夜如期	151
学外书事	161
依依的故事	166
点亮我心中的小桔灯	171
心寄白云观	175
绿色挽歌	178
真诚地活着	186
灾难为我们打开一本书	198

第一輯 文化行走

从法兰西的阿Q说起

“谁说法国没有阿Q，大革命时候，巴黎街头跑的不尽是阿Q吗？”这是法国现代作家罗曼·罗兰充满文化批判精神的一句话，是我来到巴黎之际，脑子里最先跳出来的记忆。

25年前，在黑龙江艺校，周文博先生给我们开鲁迅小说讲座。他信手拈来地讲到了罗曼·罗兰这段对鲁迅小说人物的评价。我就是因为这句话喜欢上了罗曼·罗兰，读得最投入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读得最认真的是《莫斯科日记》，因为缺乏音乐修养一直没读懂的是《音乐散文》。但是关于这句话本身，我是感觉自己早已淡忘了的，没想到它来得如此鲜明清晰。

后来想想，大概我进入巴黎，是乘车在塞纳河右岸向西而行，窗外正对左岸临街风景的缘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带着尖顶门堡，颜色古旧，窗子狭小如气孔的中世纪风格的建筑。

导游说那是监狱博物馆，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贡塞榭峰。路易十六那美丽而忧伤的王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公主玛丽·安托瓦奈特，就是在153年前的某一天，从这里走到协和广场上了断头台。

十八世纪保存历史的方法，除了文字，只有绘画。那时的绘画如果不是神学题材，大都是写实的。我曾经看到一幅名叫《前夜》，也译作《祈

祷》的绘画作品：生于末世的玛丽·安托瓦奈特王后，在贡塞榭峰的小囚室里，背向读者，手执《圣经》，用不停的祷告以求自己平静地度过赴刑前夜。我记得在她的宽檐便帽下，昔日坠满珠宝的金发已经剪断，潦草地垂在肩头——这是她自己所为，在断头台上，头发有可能使自己的头颅不能顺利地一刀斩下，而清醒地等待第二刀是残忍之上又加残忍的事情。

画面被一层温暖的晨光笼罩着，那个时刻就要来临了。在窗外的塞纳河两岸，兴奋的巴黎民众正蜂拥而来。“杀死她！杀死她！”的呼喊声如潮般涌进囚室。此前不久，在攻下巴士底狱和凡尔赛宫、杀了路易十六之后，巴黎民众似乎染上了嗜血瘟疫，他们冲进大大小小的监狱，毒打、强奸、侮辱、自行屠杀了几千名囚犯，其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无辜者，只差没有攻下皇后的囚室。现在他们刚刚强奸毒打了王后的好友郎巴勒公主，将她雪白的肌体一块块地肢解后，用长矛挑着她血肉模糊的脑袋，在皇后的窗下示威。

当时英国驻法大使实在看不下去，急忙躲回英国，临行前留下一个重重的问号——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在躁动于巴黎街头的这个群体中，有多少清楚共和为何物者？别说伏尔泰卢梭们的思想，即使当时最能为穷人说话的罗伯斯庇尔律师那一场又一场激情演说，对于他们来说也不过是懵懵懂懂如闻狂吠，根本没有耐心听下去。是饥饿的本能和多年压抑的心态，令他们赶紧抄起家伙跟着就冲上来的。这正像我们中国那未庄的阿Q，平日里做廉价的苦力，晚上到土谷祠混一宿罢了，没钱吃饭便去尼姑庵前偷萝卜，或者到员外府墙下站着接传赃物。身上常常带着“儿子”打“老子”的青红伤痕，虽然趁人不备猥亵了一回小尼姑，但那种原始的欲望后来屡遭打击。这种长期压抑的人自然是要找癞头的王胡子，不行就换瘦瘦的小D发泄一番的。恰逢革命来了，阿Q自然有说不出的新鲜感和高兴。土谷祠的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地跳，他的思想也竟跳起来了——革命多好啊，连赵太爷也要怯怯地叫一声“老Q”。“革这伙妈妈的命”，革命还会给他带来最过瘾的看杀头的大戏，“嚓”地——阿Q朝那才打败了自己的王胡脖子上就是一下子……阿Q不

知道的是，天下还有比这些更“得得，锵锵，得，锵令锵”的事情呢，那就是巴黎 1789 年发生的民暴。

法国大革命到了雅各宾派执政，开杀吉伦特人时，巴黎已经碎尸遍地，塞纳河终日血红。据资料讲，路易十六发明的“黑寡妇”斩首机，在协和广场，创下了用 38 分钟斩下 21 颗人头的记录。后来雅各宾人竟发明了用大炮轰的绝招儿，一炮下去，就是数吨肉齑骨粉。可是巴黎民众却嫌断头台杀人不够刺激，他们要慢慢地品味受刑者死亡的过程，便拥在断头台下，齐声呐喊“还我绞刑架来”。这种心态和我们中国的阿 Q 何其相似乃尔！

鲁迅先生精心塑造的阿 Q 在当代物质生活中，被理解成了一个十分简单的精神胜利法的符号。诸如花了钱没买到官，投机倒把蚀了本，生意场上赔了夫人又折兵，往往会有人如此劝告——阿 Q 一点吧……反正……这种对于阿 Q 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市俗化理解，正说明鲁迅当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 Q 们，依然一代代地往下传着香火，变着法儿地集体阿 Q 着。

如果说精神胜利法是阿 Q 的毛皮之相，那么阿 Q 的骨子里应该是奴隶性、愚昧性、野蛮性、封建性和无赖的总和。你看他千百年来是不敢姓赵的，好容易斗胆自称了一次赵太爷的本家，马上挨了一顿好揍。然而这阿 Q 皮肉之苦未消，心里却渐渐地得意起来了。鲁迅先生此时评说他如“孔庙里祭祀的牲畜，现经圣人之簪，先儒们还是有些怕他”。其意在针砭未庄的世态——其本质亦是阿 Q 的集体。阿 Q 的伤口因此化痂愈合——毕竟人们把他与赵太爷连在一起，入了口碑。呜呼！阿 Q 革命壮志未酬，却银铛入狱，别看他在狱中拍着胸脯爽利地告诉同牢者——“因为我想造反”，可是一旦见了真的剪了辫子、满头剃得精光的老把总，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地松软，便跪了下去，听凭两旁的人怎么吆喝不要跪，就是站不起来。

一个民族的进步，要有进步知识分子的启蒙；革命家的运筹帷幄，更需要有觉悟的民众。鲁迅告诉我们的是，这些最大革命理想无非是满门抄斩了那假洋鬼子，要什么有什么，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

床以及和吴妈困觉等等的愚民，十足地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中国后来的历史例如“文革”，还有在当代经济社会中屡屡发生的践踏法律和人性事情，反复证明了鲁迅的卓见。

仅凭《人权宣言》和废除帝制两项，就足以证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进步性。这场革命整个过程跌宕起伏，像一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铁血悲喜剧。从1793年的第一共和开始，就不断遭遇复辟又不断革命，然后再共和，再复辟。直把个富饶优美的法兰西，折腾得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依我浅见，1793～1799年巴黎所发生的一切，是一个暴烈的历史开场白，把法国引向了漫漫153年的共和之路。直到二战结束，才终成正果。

那么，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几乎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是借助于民众之力，然而最终受伤的又总是民众。他们所追求的人权和自由，就像巴士底狱的阳光，让人见到的只是细细的一缕。可是法国的民众，似乎衣带渐宽终不悔，一年年地成了革命和上街的“专业户”。

攻下巴士底狱，推翻路易十六王位的是民众。他们手执长短不一的家什，使用粗鄙的语言叫骂着押解在囚车中的国王和王后，满怀“面包来了”的希望，从凡尔赛进入到巴黎。

驱走反法联军为雅各宾派保住第一共和的是民众——他们是那样笃诚地响应号召。青年人去打仗，已婚男子制造武器运送粮食，妇女制作帐篷，儿童收旧布改成绷带……

跟着拿破仑打遍欧洲，到处扩张的还是民众。就说滑铁卢那一幕吧，他们在英国军人的枪下成排地倒下去，用自己 and 战马的尸体填满战壕。悲哀的是那个常常使他们战斗激情澎湃的拿破仑，并未能踏着他们横陈的血肉之躯走向胜利。

后来，还是他们连连赶走了复辟君王查理和腐败的路易·飞利浦，在1848年，迎着保皇者枪口大战三天，却又一次于自觉不自觉中放弃了共和，以550万选票的鼎力支持推出了小拿破仑皇帝。这一次的结果是小拿破仑重蹈老拿破仑扩张旧辙，让普鲁士人打到巴黎，割去洛林和阿尔萨斯

两块宝地，还要赔款 50 亿法郎。当然交纳赔款的、流离失所的注定还是他们。

梯也尔与俾斯麦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传来，巴黎人又愤怒了。他们组成巴黎公社，重新拿起武器，建筑街垒，开始了浴血奋战。这一次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巴黎公社虽然只坚持了两个月左右，却已呈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但是代价更加惨重，到公社战士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全部遇难时，公社共牺牲了七万多人，失败后又被处死了三万多人，另有三万余人被送进监狱或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太平洋的一个狭小而荒芜的岛上，像大英雄拿破仑那样抱恨终生。

从 1793 年的攻打凡尔赛，到巴黎公社的以死相拼，法国民众经历了噬血和流血，在追求民主和人权的过程中，也逐渐地认识了自身。

巴黎归来，我在阅读中发现，法国人对大革命是有反思的。但知识精英、社会与民间的认识和取舍却各有不同。知识精英的反思以雨果式的人文主义布道最为典型。他的小说《九三年》，塑造了两个最终在人道面前立地成佛的人物，一个叫郭文，是共和军将领，另一个是杀人如麻的复辟势力代表朗德纳克公爵。前者为救后者，甘愿被革命者斩首；后者在听到一个母亲哭喊后，毅然冲进喷火的城堡，救出那个母亲的三个孩子。他冲出火口的那一瞬间，被描绘得无比高贵与庄严，就连与之对垒的共和军也向他欢呼。雨果给法国开了一个人道主义济世良方：“在王权之上，在革命之上，在人世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慈悲。”

法国主流社会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他们对于大革命过程中巴黎发生的事情往往讳莫如深。走遍巴黎，看不到任何正式意义上的巴黎公社的遗址和纪念碑，雅各宾俱乐部的遗址也藏在华丽的卢旺姆广场建筑群深处，只剩下一个简单的指示牌。当年令人闻之色变的“黑寡妇”断头台被悄悄地藏匿在弗雷纳监狱的储藏室里慢慢化为腐锈，期待着世人的遗忘。圣谢荷曼教堂小礼堂，早被收拾得干净利索，根本让人无法想到这里当年关押过被暴民自行处决的一百多名“反革命”……

尽管当年的国民公会和《人权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国民公

会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准葬入先贤祠。再看先贤祠门前的雕塑，国民公会的革命者成了身着巴黎上流社会绅士服装的舞蹈队——他们手已无缚鸡之力，更不执任何大刀长矛，正优雅地羸弱地向自由女神舒展着身体，大概历史就是这样在述说者的粉饰和取舍中失去真实的吧。可是完全没有拿破仑·波拿巴那般旷世英名，却在复辟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将法国引入衰败和流血的小拿破仑，却被宽容地葬在了拿破仑墓祠，还有许许多多的曾经寄生在人民血汗之中的王公贵族的坟墓也被奉若神明地保留着，就连实际上从未涉世的路易十六10岁之子的小小心脏，也在153年的岁月里像一顶绝世王冠一样被珍藏着，而且几经基因检测后，昭示世人：此乃正宗波旁龙种耳。

最有趣的是法国民间的态度，他们谈起王公贵族的往昔，总是充满眷恋和怜悯，一代代地传颂着这样的故事：当美丽而忧伤的玛丽·安托瓦奈特走上断头台的时候，姿态是那么文雅高贵，她一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还习惯地轻轻向他道歉；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是多么崇尚艺术，多么春风大雅，在她左右国王的岁月里，为法国建了多少巴洛克式的宫殿，诸如杜勒里宫、爱丽舍宫。在她的沙龙里，当时的艺术家、作家过得多么舒服，一幅画便可以换来半辈子的钟鼓饕玉；即使最保守的、每每给路易十六吹枕边风要镇压革命党的玛丽王后，对艺术家也是宽厚的，她曾几次央求国王，解除对伏尔泰的囚禁和流放。明知伏尔泰的诗剧是影射摄政王与之女儿乱伦的，摄政王和他的女儿不仅照样看戏，还允许伏尔泰把这个作品献给摄政王的母亲……

我在同一天参观了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卢浮宫荟萃了世上钻石级的艺术珍品，其博大精深，目不暇接，每一个细节都可品可读。无论是置身其中，还是于留恋中远别，都觉得从此心中有了一座恢弘的大山，永远给人美的砥砺。那么当年有4000家贵族簇拥周围，名扬天下，甚至让大清国的乾隆皇帝羡慕得下令修造圆明园，非得与之比一比的凡尔赛宫呢？虽璀璨辉煌，到处鎏金嵌玉，气派大得很，但在我眼里只是可以称为豪华却不能叫作美的所在。当年王公贵族的生活，无非是使用从百姓身上榨来的血

汗钱，做精雕细刻的淘气和温文尔雅的放纵，挥金如土地打造一轮又一轮的时髦；他们的风雅和仁慈，繁文与缛节，不过是宫帟游戏罢了，而从这里发出的一道道绞刑密令，才能体现君主制的实质。波旁王朝的命运，到底应了中国的老话：玩物丧志，物极必反。

再看如今巴黎的时尚中，凡尔赛遗风处处犹在：法国大餐，必佐以高档酒具镀金餐具，上菜的仪式还要花上大半天工夫；巴黎弥漫全球的香水，引导全世界的服装时尚，听歌剧要男士西装革履、女人袒胸礼服的规矩；哪怕是希拉克、若斯潘如果不懂为女士让路为女士开门，马上就会被数万选民视为缺少绅士风度；对浪漫崇尚，对性宽容，如果街上一对情人在拥吻，即使是在马路中心，来往的汽车会自然而然地在他们身边悄然绕过去；前总统密特朗有一情人私女，最后公开承认，并未像克林顿那样给媒体弄成一副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狼狈相……巴黎是近代以来全世界艺术家的伊甸园，贝多芬、西贝柳斯、茨威格、毕加索都是梦里寻她千百度，最终到巴黎浓郁的艺术氛围中洗炼一番功成名就的；至于法国人对法语的过分捍卫，甚至产生了这样一段家喻户晓的口头文学：戴高乐将军在进入天堂之前，有天使问：“您有什么话要向上帝讲吗？”戴高乐将军答道：“那要看上帝法语讲得怎么样。”凡此种种，皆是凡尔赛贵族遗风的延续和演绎所致。革命导师恩格斯非常喜欢巴黎，称巴黎是“世界的中心和头脑”“城市中的珍珠”。但他在1885年写给敏·考茨基的信中却说：“虽然我自己很爱巴黎，但如果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居住在伦敦，不愿住在巴黎。”因为“我熟悉和喜爱巴黎，但是为真正享受巴黎，自己就要先变成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首先只有对巴黎的事情感兴趣，惯于相信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是一切的一切。”最终恩格斯定居伦敦，马克思也在伦敦住了34年，完成了《资本论》的写作。

罗曼·罗兰晚于维克多·雨果半个世纪。他的作品以一种更加理性的形式，体现了法兰西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由于面临一战和二战的旷世人祸，罗兰的思考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法兰西民族和一个法国革命的视点上。任何意义上的屠戮与戕害都是非人道的，任何目

的战争都是人类文明的退步！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能够被世界视为行为准则，他置水深火热于不顾，以欧洲知识界第一人的醒目姿态站出来，呼吁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从种族式的爱国主义和独裁中走出来，达到唯真理的精神独立，建立一个超乎混战之上、超乎种族文化之上的道德法庭。他召唤起爱因斯坦、罗素、泰戈尔、茨威格等一大批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集会宣言，形成维护人类和平的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罗曼·罗兰于1945年二战结束后溘然长逝，被称为“欧洲的良心”。

此后，生于优渥的后现代法兰西知识分子当中，各种思潮学说纷纷扬扬，此起彼伏，但一种看不见的文化自负心理，使他们忽视了罗曼·罗兰当初已经开出的课题——对民族深层心理的劣根性执行自我批判。法兰西的阿Q病根也就像隐形于大潮底层的暗礁一样残存着，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2002年，在首轮总统直选中，法国民众一哄而起，竟给了极右翼代表勒庞半数以上选票，挤走了左翼总理若斯潘，好在他们于关键的第二轮选举中幡然悔悟，放弃了那个有点像希特勒的勒庞。

法国农民一度产品销售额下降，便不由分说地冲到城里，把美国的麦当劳店砸个稀烂，也不想想其实麦当劳用的是法国土豆和牛肉，雇佣的是法国员工。这次民暴的开始和结局，酷似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热月政变”，开始并没设想什么大规模暴动，大家喊着叫着热闹着就开始了打砸抢，直至疯狂。

巴黎人又上街了——对此世人已司空见惯，法国是世界上罢工罢课、聚众游行最频繁的国家，甚至警察也常常罢工。其理由是五花八门，其理性程度往往处于崩溃边缘。

法国是欧洲除古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之外的第一个文明古国，从公元八世纪查理曼大帝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以来就是西方的中心，也是欧洲第一个走向共和、走向民主的国家。法国的地理位置和波澜壮阔的历史，决定了它对西方乃至世界思想文化海纳百川般地吸收。然而当一切优秀的东西到了法兰西，都会在那片崇尚人文和附庸风雅的土地上得以转基因式地升

华或变异。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还处于家族诸侯时代，法国君主国家却已经成型，由于实在受不了意大利有那么多艺术大师和大作，法国人就忙不迭地跑到佛罗伦萨，重金把达·芬奇请到巴黎，结果一夜之间，全体贵族和跃跃欲试时刻想进入上流社会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全都穿上跟达·芬奇一样的服装。谁要是没穿，就会在凡尔赛镜厅的舞会上遭遇侧目。

漫步巴黎，到处可以看到备受珍爱的艺术“抢来品”与“泊来品”。法国人唯美是取，独具慧眼，而且不惜代价。协和广场的方尖碑是路易·飞利浦千辛万苦从埃及运来的，那是古埃及卢索克之地的绝代精品。卢浮宫前的小凯旋门上曾置放着四匹青铜马雕像，那是拿破仑从威尼斯抢来的，是公元前四世纪君士坦丁堡艺术家利西甫的作品。后来这四匹青铜马雕像被意大利人索回，法国人马上仿造一套安置如初，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那个美的视点。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是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的结果，虽然它至今在巴黎古典风格的都市环境中很有几分孤立的感觉，但已经成为巴黎人引以为荣的象征。蓬皮杜艺术中心也选自几十个国家设计师的投标，它外表怪异像一个管道裸露的化工厂，但立刻成了当代法国的标志性文化景观。法国在文化上的博采众长、标新立异，都涵盖在其中了。

因为在文化思想哲学科学诸方面的海纳百川，才有了自卢梭、伏尔泰、雨果、罗曼·罗兰以来的文化输出，从而奠定了当代世界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法国人当然有骄傲和自豪的理由。二战以后，法国以基督教精神和人权思想为主导，基本没有挑头干过什么欺侮其他民族的坏事。然而，法兰西绝对不可以轻视，前不久在联大伊拉克重建会议结束后，法国总理拉法兰对记者说：“法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伟大文化的国家，在世界上有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怕孤立。我们和美国是伙伴关系，不是附庸顺从关系。”

伊拉克之战前后，希拉克虽然被小布什自家农场拒于千里之外，还要低声下气地给布什打电话，说法国和美国站在一起；而后又巴巴结结地给过五十大寿的布莱尔送上美酒六瓶、绝品酒具一套，让世人看着有点摧眉折腰的感觉。但在对伊拉克的问题上，法国毕竟是第一个向美国讲了

“不”字的国家。美国国内的鹰派叫嚣着要制裁法国，说法国不是反战而是反美。以现在法国在美国面前的底气，不敢承认这一点。但全世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希拉克的确想顶一顶美国的单极霸权主义，而更深的意思在于，为法兰西争回昔日大国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法兰西从一开始就不是配角，也永远不想当配角。

在“非典”袭击中国之际，法国表现得尤其好，各种财物支援不算，精神支持更加到位。一是照发戛纳电影节的请柬给中国影人；二是当中国乒乓球队到达巴黎的时候，各类媒体便热情宣传，告诉人们中国队员如何健康、整洁，如何精神抖擞，这无疑给九十多个把中国人拦在海关之外的国家做了个好榜样。这每每让人想到“法国绅士”这个旧词，想到法国无私帮助美国打赢独立战争的往事。然而，对待席卷全球的互联网，法国人就不那么大肚能容了，他们甚至发明了一个叫“迷你代尔”的境内小网络抵制互联网。“迷你代尔”需专门机器，而且信息只局限于法国，速度慢且内容少，推广没几年就自生自灭了，但法国人似乎矢志不渝，其文化部长公开宣称要在因特网上使用法文，这种在英语时代无异于作茧自缚的想法，竟然大受朝野欢迎。

如果说法兰西曾经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巨人，那么今天的法兰西更像一个行囊重重的君子。当初的阿Q与英雄、孟浪与风雅、摩登与骄傲，悲情悠悠俱往矣。面对当代世界的生存与发展课题，没有谁能一夜之间摆脱来自襁褓的气血和脉象，成为完美无瑕的营养合成胚胎。从许多年以来到许多年以后，基因记忆依然是人类做事情的文化本能。但愿伏尔泰以至罗曼·罗兰一代代思想家的理性之剑，迫使祖宗的遗传基因嬗变重组，令古老的法兰西在旧壳里不断洗心革面从而新生。